

悬疑 探案 浪漫 推理

少女莫兰系列 II

鬼马星 著

她是可怜的老乞丐，是“世界上最笨的贼”，还是所有诡计的始作俑者？

{ 百合花房 }

秘语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百合花房秘语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百合花房秘语 / 鬼马星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4

(少女莫兰系列)

ISBN 978-7-5391-5512-8

I. ①百… II. ①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1998 号

百合花房秘语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张波虹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310mm 1/32

印 张 6.75

印 数 000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5512-8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目 录

1. 交易	1
2. 意外送出的谋杀	22
3. 警察到访	46
4. 不速之客	78
5. 假牙	98
6. 同盟军	112
7. 大搜查	123
8. 意外的收获	139
9. 梦游	150
10. 首要嫌疑人	162
11. 一个实验	182
12. 尾声	205

1. 交易

王睿每次看到外婆罗采芹，脑中首先反应出来的便是一年前她在S市图书馆翻到的那篇字数不满五百的报道，其不乏讽刺意味的标题至今让她记忆犹新——《教师夜归遭遇笨贼，有惊无险》。

整件事非常简单。某天晚上，退休教师舒先生一家看戏归来，发现客厅地板上躺着一个满身酒气的陌生女人。他们在她的口袋里发现一块舒先生的手表和一百元现金，便报了警。警方把她带回警察局，不久就查明她是个小偷。根据她的自述，她是在准备离开舒家时，突然发现舒先生那瓶藏在玻璃柜里的五粮液的。本来她应该带上酒马上离开的，但她忍不住揭开瓶盖喝了一口，这一下顿时让她酒瘾大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就这样在舒先生的客厅里一口接一口，直到喝光整瓶酒，醉得不省人事。根据记者的了解，她还把厨房桌上的一盘红烧鸡腿和两个肉粽吃得一口不剩。“遇到小偷当然是件倒霉的事，但舒先生还算幸运，因为他碰到的是世界上最笨的贼。”王睿每每想到文章最后那句不乏揶揄的结束语，就不禁莞尔。

这个“世界上最笨的贼”就是她的外婆罗采芹。那次偷窃事

件让她获刑一年。

“你妈在吗？”罗采芹在院门口瞪着她。

“她在。”王睿打开了门。当身材矮胖的罗采芹穿过湿滑的青石板地，风风火火地冲进主楼时，她照例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主楼走廊刚擦过的地板上，立刻留下两行沾满泥的鞋印。

“你妈在干吗？”饭厅里亮着灯，罗采芹撩了一下湿淋淋的头发，朝走廊尽头张望。

母亲正在饭厅里仪态万方地招待她的老朋友。她一定不会想到，此时此刻，她最不想见的人正在客厅里东张西望。

“她不是你们的外婆，她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们要是再敢叫她，再敢开门放她进来，我就抽了你们的筋！听明白没有？”自她懂事以来，母亲就一直在她和妹妹耳边重复这句话。过去，她一直以为母亲对外婆的厌恶，仅仅是因为嫌弃外婆坐过牢，后来才慢慢明白，母亲的告诫中隐含着某些更深层的东西。

“这个时间，肯定是在吃晚饭吧？哇，好香啊！在吃什么？”罗采芹用力抽了一下鼻子，在空气中嗅了一圈，随后咧开嘴笑道：“是鸡！土鸡汤！舒宁这丫头一定是在招待什么重要的客人，平时她哪舍得吃鸡！客人是谁？”

还是外婆了解母亲。母亲向来吝啬，平时饭桌上最多的就是些不值钱的小海鲜和她早就吃腻的鸡蛋，连肉都很少出现，更别说土鸡了。今晚那桌菜可是母亲咬紧牙关做的，谁都知道，她是在朋友面前撑场面。

“是妈的老朋友，妈请她们来住几天。”她朝里面指了指，示意外婆进去。



假如母亲知道，她不仅给外婆开了门，还让外婆进饭厅，她身上恐怕免不了要挨几下。但她不怕。相反，现在只要一想到母亲即将发出的怒吼，她就觉得无比兴奋。

“王睿，是谁来了？”母亲高亢的声音从饭厅传来。

“是、是她来了……”她故意结结巴巴。她知道每次她说不清楚话，急性子的母亲就会心急火燎地赶到她面前，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果然，没过一秒钟，母亲颀长的身影就摇晃着出现在走廊的尽头。她看见外婆了。如王睿所料，她当场怔住，但就像过去每次跟外婆见面一样，根本不敢正视外婆，她的目光很快绕开外婆，停在了女儿身上。

“你的记性是不是让狗吃了？”母亲低声斥责道。

“我看外面在下雨，外婆全身都淋湿了，而且现在又这么晚了，都快七点了……”她神情歉疚，声音却不低。她希望饭厅的客人能听见她们在说什么，希望对方能清楚地知道，晚上七点，外婆罗采芹曾经在走廊里跟她的女儿舒宁发生过不愉快。

“舒宁跟罗采芹的关系一向都很紧张，舒宁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过对母亲的不满。她拒绝跟母亲同住，也拒绝赡养母亲，甚至警告她的两个女儿，谁要是敢接近罗采芹，就惩罚谁……”她仿佛听到法庭上公诉人在一本正经地念念有词，她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但是总要先安排妥当。假如失败的话，也许母亲是最好的替罪羊。

她听到自己还在连声说着对不起。

“住口！快回去吃饭！”母亲低吼着打断了她的道歉。

而这时，外婆却扯开了她那破锣般的大嗓门。

“舒宁，你也是快五十的人了，见到你妈连个招呼也不打。炖了鸡汤也不知道请你妈喝两口，你是怎么给孩子作榜样的？”外婆轻快的语气里带着些许恶毒，她一瘸一拐地想朝里走，母亲立刻挡在了她前面。

“你想干什么？”母亲轻声质问。

“想干什么？吃饭！”外婆斩钉截铁地吼了一句，接着她又高声唱道：“哎呀，我真是可怜啊，养了个不孝女。我一个老太婆无依无靠啊！哎呀呀，我好可怜哪，一个人孤孤单单，没钱没地方住，到女儿家，连口饭也吃不到啊！真是不孝女啊……”

“够了！”母亲的怒吼终于如期而至，但转眼她的怒气就变成了一种警觉，饭厅里有客人，无论此刻多么愤怒，她都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走近外婆，用商量的口吻问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那得问你啊！你干过什么？”外婆反问。

王睿觉得该是自己插嘴的时候了。“妈，要不先让外婆去花房吧，她可能真的有事要跟你说。”她注意到当她说这句话时，外婆抬起乱蓬蓬的头，朝她看来。但她没理会外婆的反应，继续向母亲献计，“我可以到厨房去拿点东西给外婆吃，她吃了东西，也许就没那么吵了。”

母亲看着她，似乎在考虑她的建议。

“什么花房？我可不去！”外婆嘟哝道，大概是听到要拿东西给她吃，听口气，她也并不是特别坚决。

“好，带她去百合花房吧！”母亲终于让步。



“我可不想吃剩饭，我要吃鸡和大闸蟹！”外婆露出一副无赖相。

“快把她带走。”母亲命令道。

外婆朝饭厅方向又望了一眼，裂开嘴，轻声笑道：“得了，我知道你是怕我丢你的脸。好吧，走就走，谁让我是你妈呢！你妈永远是最疼你的。不过我这趟来，是有事要问你。你最好来见我一面，呵呵，你要是不来，我就不走了。”

母亲匆匆瞄了外婆一眼。

“我吃完饭就来。”她冷冰冰地回答。这时，王睿瞥见饭厅里晃出一个人影来，一看那苗条的身影，她就知道不是父亲，而是他们家今天尊贵的客人。

“郭阿姨。”她立刻叫道。

母亲倏地一下回头。王睿透过镜子正好可以看见母亲的脸。她恐怕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时母亲脸上的表情。

“伯母！”那个叫郭敏的女人则望着外婆失声叫道。

王睿知道郭敏为什么会如此吃惊，因为就在一个小时前，当她问起外婆的近况时，母亲告诉她，外婆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

“你是……”外婆抬起头茫然看着对方，突然睁大了眼睛，“你是小敏？”

“对，我就是小敏，真没想到……”那个叫郭敏的女人想走过来，却被母亲一把拉住。郭敏看了一眼老朋友，又看看外婆，刹那间似乎明白了什么，便站在原地，柔声道：“我刚才还在问舒宁您的近况呢。您最近好吗？”

王睿觉得这是句典型的客套话。凡是看到外婆那身破衣烂衫的人，都会对她目前的状况一目了然——她现在就是个靠要饭为生的老乞丐。

“我吗？你看呢？”外婆大大咧咧地反问，但口气已经不像先前那么随便。

“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郭敏笑眯眯地说。

“好了，她还有事呢，我们去吃饭吧。”母亲挽住郭敏的手臂，想把她带进饭厅，但后者却没动弹。她对外婆说：“我记得过去在您家的院子里，您还教我们怎么用柠檬汁做护手霜呢。您还跟我们说，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跟我妈说得一模一样，只不过，她没您那么能干！”

“柠檬汁护手霜啊，你的记性可真好。可惜……”外婆仰起满是皱纹的脸，老态龙钟地摇摇头，“可惜……”她又说了一遍，现在的她锐气尽失，仿佛瞬间跌回到了那个散发着柠檬香的庭院。

“是啊，都这么多年了……”郭敏低声道。

“汤都凉了——”母亲的声音像钢针一样插了进来。

“外婆，我们去花房吧，你不是说要去看那里的花吗？”王睿又适时插了一句，她看见母亲朝她投来赞许的一瞥。

“那、那我们就下次再聊吧。”郭敏朝外婆深切地点了点头，忽然，又好像想到了什么，她朝里屋喊：“莫兰，把我的包拿来。”莫兰是郭敏的女儿，比她妹妹王苑小八个月，今年十五岁。

不一会儿，莫兰就给郭敏送来了包。郭敏从拎包里掏出了自己的钱包。



“郭敏，你想干什么？”母亲皱起了眉头。其实谁都能猜出她想干什么。

郭敏从钱包里掏出三张百元大钞和两张花花绿绿的票子递给外婆。

外婆不知所措地接了过去，却没立刻说话。

“好久没看见您了，也没什么送您的，这些钱您收着，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至于这票子嘛，”郭敏脸上显出几分羞涩，“是我老公医院的点心票。我老公那家中医院，一个月后要开张了，您凭这两张票子，可以在开张那天领到两份用薏米、山药和大枣做的杂粮糕……”郭敏还想说什么，却被母亲朝里一推，“你干什么呀，舒宁……”郭敏朝母亲白了一眼。

“你这是在干什么？施舍吗？”母亲把郭敏推进了饭厅。王睿听到郭敏在半开玩笑地数落母亲：“舒宁，你妈是你的仇人吗？你不孝敬你妈，我孝敬一下也犯法了？”

走廊里很快就只剩下王睿和外婆两个人。外婆现在已经清楚显露出一个七十岁老人才有的疲态。她徐徐坐倒在地板上，长头发散乱地披在肩上，整个人就像一坨从水里捞起来的霉干菜。

“好吧，那个破花房在哪里？”她问道，一边在口袋里窸窸窣窣地摸索，好半天才摸出一小瓶酒来，喝了一口。

这时，莫兰从底楼的厕所里走了出来。

莫兰用眼神跟她打了个招呼。她照例也朝对方微笑。

“跟我走吧。”她打开了房门。

外婆缓缓从地上爬起，她的腿看上去风湿犯得很严重，摇摇晃晃根本站不住，一个趔趄，差点摔倒，那个酒瓶滚落在地板上，

莫兰将它捡了起来。

“给您。”莫兰把酒瓶递给外婆。

“你是谁？”外婆睁着一双醉眼盯着莫兰。

“我们该走了。”王睿催促道。现在是晚上七点。再过三刻钟，妹妹王苑就会经过附近的佛前河。今天她去参加英语口语比赛的赛前培训课，根据以往到家的时间，七点四十五左右，她一定会路过佛前河。所以，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七点四十五分之前完成。这是她早就计划好的。她不想有任何闪失。

外婆抓过那个瓶子，朝莫兰咧开嘴笑笑，“你是郭敏的女儿？”她又问。

“是的。奶奶您好！”莫兰娇滴滴地答道。

王睿不耐烦地盯着外婆的背，真想上前拽着她的衣服，把她扔出门去。但她提醒自己，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冷静。她不能得罪这个讨厌的老太婆，更不能轻易去碰她的衣服。

“外婆，”她放低音量，减缓语速，尽量显出十二万分的耐心，“你不是说有事要跟我妈谈吗？我妈让你在花房等她的。记得吗？我等会儿会给你去拿吃的。”

外婆回头瞥了她一眼。

“你真啰唆！”外婆颤颤巍巍地说，“人老了，走不动咯，呵呵，好吧，我这就去，这就去……那是什么地方？花房？是种花的地方吗？呵呵，什么地方还不都一样？人和狗有时候还真的没区别……”外婆嘴里嘀嘀咕咕，蹒跚地向前挪动了两步，但不是朝门边，而是朝莫兰站立的方向。王睿惊讶地看见，她走到莫兰身边时，从自己的破布包里拿出一个旧洋娃娃塞在莫兰的手里，



“这送给你，算是见面礼吧。谁让你妈对我那么慷慨，哈哈，这个洋娃娃是好多年前我一针一线自己做的……”外婆的脸隐没在黑暗中，王睿只看见莫兰脸上微微显出勉强的微笑。是啊，任何人看到那个脏兮兮、满是污垢的洋娃娃都会觉得恶心。如果是王苑，可能会尖叫着当场把它扔出窗外。可莫兰毕竟不是王苑，她还是接过了这个不怎么像样的礼物。

“谢谢奶奶。”莫兰说。

饭厅那边闪过一个人影，可能是母亲或者郭敏。

“外婆……”她又催促道。

“知道了，知道了……”外婆缓缓转身，终于开始朝门边移动，但在她好不容易走到门口时，又停住了。她回过头去，莫兰仍站在走廊上。

“如果你不喜欢，就把它埋在土里，千万不要烧掉啊！呵呵，不然我这个老太婆会心痛的……那是很多年前，我一针一线亲手缝的，它是我这辈子最珍惜的东西之一。”

“我明白了。谢谢奶奶。”莫兰笑着朝外婆摇了摇手。

外婆走出门去，王睿赶紧关上了门。

外面还在淅淅沥沥下着雨。

十年前，王睿在元旦的家庭聚会上，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外公——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听母亲说，过去外公是一所小学的校长，在外婆入狱半年后，两人离了婚。后来，他娶了他的同事，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小学教师。

王睿不太清楚外公和外婆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但从大人们

后来的言谈中，大致拼出了事情的轮廓。

外婆罗采芹原是一家药品研究所的研究员，她过去的品行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从来就不是个安分的人。每次外公只要提起外婆，总会显得愤愤不平，“她天生就不老实，没结婚前就撒谎成性。我们结婚完全是个骗局！”

原来外婆跟外公结婚时，谎称自己继承了大笔遗产，还说老家的地窖里藏了不少古董，但结婚后外公发现，外婆是个土生土长的城市人，根本没有所谓的老家，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地窖宝藏了。外公也曾经用铁锹在外婆家的院子里挖过，可十几年过去了，他只挖到过三块旧瓦片。

十五年前，外婆以开玩具厂为名向亲戚、朋友、周围邻居共借款八万元。某天下午，她到银行提走这笔钱，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警察花了三天时间，才在一个破仓库里找到她。当时她双手被反绑在身后，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她说自己在从银行回家的路上被人从身后打了一棍，就失去了知觉。等她醒来后，发现自己被丢在那间仓库里，钱已经不翼而飞。

尽管她说得声泪俱下、凄凄惨惨，但警方还是从她的话里发现了疑点。他们把她带回去，进行了彻夜突审。她招架不住最后终于招认了。她承认她开厂是假，骗钱是真。她取走那笔钱，本是想远走高飞的，可没想到在逃亡途中竟然遇到了“黑吃黑”。她的钱在长途汽车上被人调了包，无奈她只得自导自演了一场绑架闹剧。警察并不相信她的说辞，但无论他们怎么问，她都一口咬定那笔钱是被人偷走了。她甚至还回忆起几个跟她同坐一辆车的乘客，让警察作了模拟画像。但是，这个案子始终没能追回一



分钱。最后，她以诈骗罪被逮捕，坐了六年牢。外公说，如果她交出那笔钱，可能不需要在牢里待这么久。

在外婆最初坐牢的那半年里，外公曾经频繁地去监狱探视她。没人知道他跟外婆究竟说了些什么，大家只知道每次外公回来，情绪都会显得很焦躁，血压也会升高。半年后，外公终于向外婆提出了离婚。外婆爽快地答应了。听说，外公还曾经给外婆写过一封声情并茂、义正词严的信，但外婆在信的末尾画了乌龟，又把信退了回去。

一次家庭聚会过后，在回家的路上，王睿听到父母在议论外公和外婆的事。

“其实我爸去监狱探视我妈，就是为了打听那笔钱的下落。幸亏我妈不笨，她知道他们的婚还是得离。他跟那个女人来往已经有很多年了。”母亲的口气里带着轻蔑，她显然看不起外公的卑劣行径，但也不在乎外婆的遭遇，“我妈忍气吞声这么多年，也是她自己笨，完全是咎由自取。”她大声道。

“婚是离了，可事情还没完，你妈后来不是还去找过你爸吗？”父亲后面的话被淹没在母亲的大笑声中。

“哈哈哈！她是去过。你还记得报纸上是怎么说的吗？舒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碰见了世界上最笨的贼。哈哈，真是笑死人了！去偷东西居然还在人家家里喝得烂醉，这种事只有我妈做得出来。哈哈，不过，就算她没喝醉也跑不了。因为她进门的时候就被发现了，有人还认出了她。她早晚会被抓。哈哈，只要想起那篇文章我就想笑，哈哈哈……”

母亲幸灾乐祸的笑声在之后的一星期里一直萦绕在王睿的耳

边。于是，有一天下午，她放学回家后，在公用电话亭前停了下来。她身边的零花钱只够打两个电话，所以犹豫了半天才拿起听筒。她是要打给S市一家著名的晚报社，据说S市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家庭都定了那份报纸。她不知道父母提到的报纸是不是就是那一份，但她知道那家报社的人一定能回答她的问题。她只想问一下，假如想查几年前的报纸她该怎么做。报社的人给了她明确的答复，只要去图书馆查阅旧报纸就行了。

两个礼拜后的一个周末，她自作主张提前下课，换乘两部公共汽车去了S市最大的图书馆。但这一次，她忙了两个小时却一无所获。实际上，她连续去了七次，才终于在多年前的那份晚报上发现了那则小新闻。

毫无疑问，报道上的那位舒先生就是她的外公。可她看出来，外公在跟记者交谈时很小心地避开了他跟外婆的关系。他们好像两个陌生人那样出现在这篇报道中，一个是小偷，一个是失主。看完报道后，她唯一的感受是，外公对外婆太无情了。既然知道是过去的妻子，而且也拿回了她放在口袋里的手表和钱，那把她赶走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报警？后来她带着这个疑问去找了外公的后妻。这个面容和蔼的老太太告诉她，之所以报警，不是因为他们家遭遇了什么经济损失，而是另一件事。

就外婆去行窃的那天晚上，外公的丈母娘，也就是这个后妻的母亲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她一定是让我妈受了惊吓。可惜她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她已经瘫痪好多年了。”外公的后妻幽幽地说。

可是，她的这番话却让王睿想到了别的。尽管母亲总是说外



婆“没有自尊，什么丢脸的事都做得出来”，外婆的表现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但王睿始终觉得，外婆只是表面落魄，本质上却是个异常聪明且难对付的人。要不然母亲就不会那么怕她。所以，她相信，那天外婆去外公家，一定干了一件别人不知道的事。

透过花房的透明玻璃可以看见饭厅里灯火通明，那里正在大摆宴席，桌上有的是美酒佳肴和虚情假意的寒暄。而在这里，却完全是另一种气氛。

“我的晚饭呢？”她刚打开花房的灯，外婆就声音嘶哑地问道。

她没说话，关上了门。其实别说大闸蟹，连根蟹腿母亲也不会让她带来给外婆。母亲嘴里答应的美食，应该指的是昨天吃剩的面包和几条用豆豉做的小鱼。但是她不可能如此怠慢外婆，至少今天不能。

她从花房角落的小木柜里拿出她早已准备好的一个油纸包递给外婆。那里面有她今天下午从S市某家小熟食店里买来的半只烤鸡和几块叉烧。

“这是什么？”外婆接过油纸包，眉头皱紧又松开。

她默不做声地给外婆搬来一张椅子。这时，她又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七点零五分。

“孩子，这是哪儿来的？不会是你妈让你给我准备的吧？”外婆嗅了嗅烤鸡，把头偏到一边，斜睨着她，“这是哪儿来的？”她又问了一遍。这一次，她的声音听上去比她的年龄小了十岁。

“是我今天下午去S市买来的。”她老实地回答。

“是你自己去买的？”外婆说话的重音落在“你自己”这三